

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……”每每吟咏起这些唯美的句子，寻找《西厢记》的时光便浮现于眼前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到原地区教育学院参加中文离职进修，第一次接触到《西厢记》。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。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。”那唯美的文字，读得令人心醉。我反复吟咏节选的“长亭送别”一折，稔熟得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。课后，我钻进那个藏于校园一角形若教室的图书室，满心期盼，翻遍层层叠叠堆码的新旧图书却未发现《西厢记》的影子。

进修结束，我依然回到偏僻的乡下教书。教学之余，我便浸泡在那一本本订阅的文学杂志里，倒也怡然自得。然而，每每合上杂志，“西厢记”三个字，便幽灵似的在脑海里盘旋。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……”那唯美的文字，又不管不顾地抛着媚眼向我走来。一定要找到《西厢记》，我想。可偏远的乡场，哪有什么书店？

周末，应朋友之约，我骑着自行车去了20里外的县城。一番激扬文字后，几个人钻进一家小酒馆。觥筹交错中，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……”又一次撞击着心扉，我找了个借口，逃也似的离开小酒馆，钻进了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。

琳琅满目的图书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然而，任凭睁大眼睛，找遍昏昏晃晃，也不见梦中的那本书。我怅然若失地走出书店，骑着自行车悻悻地往回走，迎面而来的风里，恍然又听到有人在吟咏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……”

我猛然想起读初二那年，在十里外的镇上老街的小书店购买过小说，或许那书店会有……我来不及细想，推着自行车就往小书店走。

老街似乎变得落寞了。泛着白光的青石板，暗黄的木板壁，黝黑的青瓦，连同偶尔从青石板上晃过的女孩，都让我恍然觉得走进了戴望舒的“雨巷”，那么悠长，那么寂寥。只是那天没有下雨，但小书店的木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，戳得我周身比淋了雨还难受。我呆呆地立在那里。一位路过的老者告诉我，小书店已搬到正街的门市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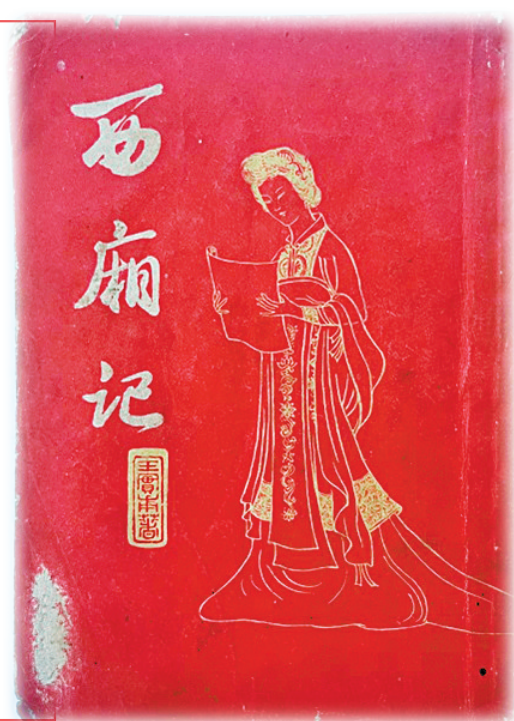
门市是全新的，书店依旧小巧，原本就不多的老旧图书，摆放在崭新的玻璃柜里，越发显得沧桑。我沿着四字型的柜台，一路找过去，只发现了泛黄的《红旗谱》《红日》等书籍。“有没有《西厢记》？”已经发福的女售货员，晃动着那张白胖的圆脸。显然，她已记不起十多年前从她手上买过书的那个青涩男孩了。售货员见我还在东张西望，便热情地推荐《红旗谱》等书，说只收半价。我收回目光，捏了捏口袋，接过了颜色已暗淡的《红旗谱》《红日》等书籍。

半年后的一个周六下午，孩子们都离校回家了，校园里空空荡荡，我见底楼同事的家门前围了一大圈人，便赶过去凑热闹。原来，同事的老婆准备开个小吃部，正一股脑儿将家里的杂物，连同过去购买的闲书喇喇地往外扔。人缝里，我一下发现了那本掩藏在乱书堆里的《西厢记》，它是那么小，小得只有巴掌大；它又是那么大，大得足以塞满我的心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扒开人群便挤了进去，弯腰一把抓起来。我摩挲着有些老旧的红色封面，用手指细细地抹平起皱的边角，然后翻起来。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再版的16开《西厢记》，采用繁体字，按传统竖版排列。我迫不及待地翻到第四本第三折，心里默默念起来：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……”

或许同事先前也爱好文学，那堆被抛弃的书里，除《西厢记》外，竟然还有《聊斋志异》等文学书籍。我紧紧攥着挑选好的《西厢记》，生怕同事不让我带走。谁

寻找《西厢记》

□林佐成（四川）



知，他一挥手，“拿去吧。”

我躲在陋室里，翻看着梦寐以求的《西厢记》。那一章章唯美的文字，让我兀自沉醉。

如今，随着物质文化越来越丰富，新华文轩的书籍品类越发繁多，加上不时出现的图书展销、网上购书，想要买一本喜欢的图书，变得非常容易。后来，我从网上买了一本简体版的《西厢记》，无论版式设计，还是字体大小，都似乎更适合阅读。然而，我只随手翻了翻，便将它束之高阁。我还是喜欢那本老旧的《西厢记》。

这些年，房子越住越敞亮，书柜越来越精致，柜里的书籍淘汰了一批又一批。唯有那本老旧的《西厢记》，一直陈列于书柜中间那格的正中央。空闲时光，便翻出来，然后吟咏着：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……”寻找《西厢记》的日子，便一幕幕浮现于眼前，那些期盼，那些失落，那些开心，弥漫开来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碧娟的都历山书屋

□谭大松（重庆）

深秋的周末，初升的红日下，长江以北的都历山书屋前的檐廊上，挺立着一位齐耳短发、恬静如水、飘逸洒脱、笑迎春风的女子，凝神仁望着峡江平湖，内心回味着她一路走过的芳华岁月。

碧娟，一个甜美的名字，让她定格在来往这书屋的读者的记忆里。

她，就是都历山书屋的主人。

四十年前睁眼看世界的那一瞬间，满眼都是山，以后自然就是山的女儿，山成了她心中的图腾。

大学毕业后奔流于沿海繁华的城市，面对山外精彩的世界，她在少女的天真与梦想里求索飞舞。

假日回到家乡，遇到心仪的“白马王子”，化身“白雪公主”，她也就把心安放在家乡了。

她被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看中，不久就扛起研发部长的重任，领头研发的科技成果荣登中国驰名商标舞台。这家企业改制时，她却不想与朝夕相处的同事“抢饭吃”，转而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，同样是大显身手，赢得一片掌声。

2016年，碧娟果敢地跳进茫茫商海，注册品牌创业设计公司。她的团队创设的第一个品牌，就被沿海一家厂商推向全国并一炮走红，创设的百余个品牌成为一家又一家企业获得“真金白银”的“推手”。

除了喜欢山，她还喜欢看书和文学创作，在书海中和键盘上寻找快乐的精神世界。在城区或周边开设一家书屋，既给自己一处精神寄托的栖身之地，又让爱好游山和读书的人们有一处静心阅读的芳草之地。

龙年春节刚过，这个念头就在她心中萌生。

跑遍城区的街巷，转遍城郊的山头，她最终选择了都历山。

在一路追寻的芳华岁月里，她的“山也晚集”书屋，如同一盏耀眼的华灯，燃放都在历山上的悬崖边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读者，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，还有像花朵一样的孩童，最多的是青春绽放的年轻人。

等风又等雨，终究迎来一场香艳的日出，碧娟的自信绽放在她的笑脸上。

小车的轰鸣越来越远，她从檐廊边转过身来，笑咪咪地去地坝边迎接“客人”。

在城区银行上班的杨姐因为治愈突如其来的忧郁，既爱上了郊游，也爱上了书。丈夫极力支持她，节假日常常驾车在城郊的山头转悠。一个假日，夫妇俩登上都历山，蓦然回首，却见悬崖边的书屋。

几间平房极为别致，泥巴色的墙垣上悬挂着松竹梅的图画，色调清新的地板上摆放着书桌，周边靠墙壁的书柜里呈放着各种古今中外的书籍。

好奇的杨姐走进书屋，顿时沉迷在淡雅书香和静谧祥和的气息里。再沿着书屋遛了一圈，屋前的悬崖边视野极为空旷，一江平湖和半个万州城尽收眼底；屋后是青山、绿野，闻得见泥土及庄稼、蔬菜、瓜果的芳香，听得见狗吠、鸡鸣和鸟语。

杨姐仿佛找到了治愈焦虑的妙方，或沉浸在书屋的墨香里，或沉醉于幽静的檐廊边，或沉心于田间地头的泥香、菜香和果香里。

读一本打开心灵窗户的好书，聊一阵

热乎乎的心语，饮一杯温润的咖啡，喝一盅清香的热茶，吃一碗暖心的菜包面，买一篮山农的土鸡蛋，杨姐开心得乐不思蜀，不想离开这个令她心旌荡漾的地方。夜幕降临，初上的华灯将如梦如幻的平湖粉饰得扑朔迷离，她才和丈夫尽兴而归。

杨姐成了都历山书屋的“常客”。几个月下来，她放下了名利，让她心烦的忧郁也化作了开心和快乐。

说起都历山书屋的问世，碧娟最感激都历山上的王大娘。

阳春三月，正在忙里偷闲选择书屋地址的碧娟驾车途经万州长江二桥时，顿时觉得对面的都历山好大好高，径直开了上去，停在小地名叫枣子坝的地方。

在枣子坝，她和一位老大娘萍水相逢。

月光淡淡地升起来，碧娟围着老大娘家那几间闲置的房屋转了又转，伫立屋前的山崖边，浩浩大江、碧波平湖、灯火湖城的奇妙景象，让她仿佛进入了仙境一般。

碧娟竟脱口而出：“大娘，这几间房我全都租下来。”

原来，老大娘名叫王传贵，老伴驾鹤西去，与碧娟同龄的儿子常年在城区创业，留下她独自一人住在都历山上。

“你一个年轻姑娘挣钱也不容易，头年的租金免了。”老大娘大方又开朗。

碧娟自己设计装饰图案，在单位上班的丈夫负责木工、手工，房屋内外的植被也就地取材……从此，都历山的悬崖上就有了碧娟和读者的温馨书屋。

和慈眉善目的老大娘一来二去，碧娟就称呼起她王妈来。

那些新鲜可口的水果、蔬菜、土鸡蛋，大多是碧娟从王妈那里买来的，读者吃得放心又开心。

都历山书屋经口口相传，前来打卡的读者越发多了起来，最多一天四十余人，碧娟忙碌得越发起劲了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